

正月荡秋千



在昔日乡村的正月里,一架高高耸立的秋千给老少爷们带来了欢乐和喜庆,成为乡村过年一项重要的民间娱乐活动。穷开心也好,找乐子也罢,劳作辛苦了大长一年的农人们,荡走了生活的沉闷和枯燥,也荡来了新春的期冀和希望。

荡秋千有多种玩法,花样繁多,但基本的方法不外乎三种,即单秋、双秋和带秋。单秋也叫单人荡,即一个人站在踏板上,两手紧抓绳子,身体微微弯曲呈半蹲状,然后由下面的人推着背部送上几个回合,等荡起来后再趁着惯性用力摆。荡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,先是身体使劲往后弓,两脚用力向前蹬,当荡到一定高度时,再顺势荡回来,如此循环反复,秋千的高度就会逐渐抬升,甚至达到与横梁齐平。荡时间久了,体力消耗很大,力度逐渐减小,秋千的惯性也随之减弱,此时如果想下来,只需下面的人拽住绳子,便可平稳落地。双秋也叫双人荡,即两个人脸对脸站在踏板上荡秋千。对荡的两个人不仅个头差不多,用力的方向也要一致,一个人向前蹬,另外一个人向后拉,轮流使劲,一齐摆绳。昔日的乡村,农人们恪守着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古训,夫妻两口子坐在一条板凳上也会遭人耻笑,故而对荡的两个人均为同性,即便是夫妻对荡也抹不开脸,更不被村人们接受。所谓“带秋”,也叫“带人荡”,就是一个人坐在踏板上,另一人双脚站

在踏板两边来回使劲蹬。带秋最费力气,多是大人带着小孩荡,以逗孩子乐为主,象征性地荡上几下,就赶紧把孩子抱下来。秋千的周围每天都聚集着不少人,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村中尚未婚嫁的青年男女得以近距离接触,甚至擦出火花。那些表现欲极强的年轻小伙子,自然不会放过在女孩子面前展示自我的绝佳机会,一个个擦拳磨掌,争着抢着荡秋千,比能耐试高低。虽然春寒料峭,首当其冲的那小伙子还是脱掉了身上笨重的棉袄,只穿着薄薄的秋衣就跳到了踏板上,两手抓绳,目视前方,被人往前一送,双脚使劲一蹬,身子腾空而起,宛如大鹏展翅,眼瞅着越荡越高,最后居然高至横梁,围观的人无不拍手叫好。再看他下秋千的动作,也很是潇洒,双臂抱绳,轻松自然,玉树临风,缓缓落下,惹得旁边的女孩子赞叹不已。你方荡罢我登场,后面还有高手呢,有的年轻人更是艺高人胆大,连送的环节都省了,双手紧握绳子,往后退上几步,然后猛然快跑,双脚顺势跳上踏板,趁着惯性整个身体飞了起来。大伙鼓掌助兴,场面热闹喧天。毛头小伙子的精湛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,一旁跃跃欲试的年轻女子也不甘示弱。女孩子力气小,多是两个要好的闺蜜双人荡,面对面站在横板上,一蹬一拉,一张一弛,随着绳子吱呀作响,秋千很快就荡到半空中,像两只凌空飞翔的小鸟;荡累了,就改为一人坐在横板上,另一人站在横板上“带秋”,两人轮流出力,倒也公平合理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15岁那年,带着对乡村高架秋的关系念和眷恋,我离开故乡出外

求学。现在,在我生活工作的这座城市,秋千并不难寻,且花样也很繁多,但此秋千亦非彼秋千,公园或者游乐场里那些精致小巧的秋千,只能算作健身器材或者供人休闲的座椅,况且踏板是铁制的,就连绳子也用铁锁链取代,没有木质的温润和麻绳的柔韧,给人一种冷若冰霜的感觉,和城市人冰冷生硬的表情很相似。我想,真正的秋千在乡间,乡村正月里用原木搭建的高架秋,看上去粗鄙笨拙简陋,却粗犷古朴厚重,沾染着泥土的气息,荡漾着岁月的律动。如今,作为一种古老的娱乐健身方式,在各种现代娱乐方式的冲击下,高架秋陪伴祖祖辈辈的农人们乐呵了上千年,如今跟着一个时代渐行渐远,远得连一丝讯息也捕捉不到,只能在梦境中一遍遍追忆它的前世今生。

文/梁永刚

小镇打字部

1997年,打字还算新兴行业。特别是在旗县,打字部更是寥寥无几。我刚参加工作时的锡林郭勒盟(现锡林郭勒市)镶黄旗小镇上就有这么一家,没有招牌,只有门面房玻璃窗上的四个大字:打字复印。我与店主的初次见面,只因为单位急需打印一份材料,便有了一面之缘。

那时的电脑还是8086的机器,打字软件则是WPS,默认界面是蓝色的背景加上白色的字体,设置格式需要快捷键,对字体、行间距、字间距以及分页做出设定后,才能在针式打印机上打出来。刚分配到单位时,正是学习党的十五大的时期,领导需要打印出一篇学习文章,于是开始练习用五笔打印,等长达五千字的文章打好后,打字也就基本就学会了。

一个周末,准备投一篇稿子,已经存到了软盘上,但单位办公室锁门,还没有钥匙,就来到这间打字部,我开始在电脑上飞快地设置格式,字体、字号、行距、分页等一气呵成,店主比我年纪大不了几岁,露出一脸的惊讶来:小伙子,你行呀!我当时也有点飘飘然,说电脑还是懂一点的,其实那时还是菜鸟一个。

Ucdos6.0的时代,三张软盘我更新了单位的电脑,并开始逐一调试里面可用的程序文件,终于发现了两个实用的程序,一个是打字打印程序,可以打印出两米见方的大字。一个是制作表格程序的小程序,再复杂的表格也可以应刃而解了。这两个程序在不断测试中炉火纯青,这在当时用WPS制表是相当困难的。

同在一个大院办公的消防大队要制一张通讯录,需要将总队、支队和大队的联系电话放进一张表格,他们找到了这个打字部,店主无从下手,找到了我。看到我用心解决,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到了晚上,店主买来烧鸡和啤酒盛情款待,大有相见恨晚之势,而且,醉酒的店主大哥非要给我介绍对象,我拒绝了。

大概是三个月左右的电脑操作,我俨然成了一个高手,出入政府办公大楼修过电脑,将办公室的386机器也顺利升级到win3.2,启用了激光打印机,开始用word打艺术字,制作那达慕大会安保的通行证,一切都让人刮目相看。突然感恩那些日子,日夜电脑为伴,每天经过打字部时的一声问候,总觉得在草原上我并不孤独。

许多年后,去呼和浩特市转道当初工作的小城,老公安局院墙上打出的大字粉刷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大字已经不在,那是针式打印机在报纸上打了整整一天,才打出的轮廓,后拓到墙上刷成的。看到斑驳的痕迹,感慨万千,离开小镇快二十年了,草原上的记忆剩下的不多,但每一件都足够温暖。

文/李国才

草上飞

内蒙古金戈铁马、烽火边城的往事奋进草原的金界壕,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,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……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?推开记忆的大门,时光的船逆流而上,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……

来稿请在电子邮件“抄送主题”一栏填写“草原往事”。同时,为了方便发放稿费,请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中国银行的卡号。

Email:bfxbcyws@163.com

炒黄豆

在我珍藏的记忆箱里,有一些从儿童到少年然后到青年使用过的物件,这些东西大多是父母给我留下的,少许是自己收藏的,这些物件给我以后的生活多了很多回忆,也多了很多甜蜜。

记忆箱里有一件巴掌大小的花布兜,布兜上满身都是小碎花朵,它是由不知名的野花排列上去的,横看竖看排得很整齐也很优雅,小孩子们看了都会喜欢。在我的记忆中,小布兜是母亲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缝制的,它小巧而精致,针脚平整且缜密。上面开口穿上了红色玻璃丝绳(那年代玻璃丝绳是给小女孩扎小辫专用绳),把玻璃丝绳轻轻一拽就可以收缩紧口,防止里面装的东西撒出来。虽然这件小花布兜很平常也很

不起眼,但对于我的童年很重要,因为它是妈妈给我上学时装零食用的小花布兜。

那年代,生活困苦艰辛,缺衣少食。我家生活在深山区,更是贫寒交迫。城里人每个月都固定供给食物,而我们山区只能到秋天收获季节,生产队才分配给每家一年的糊口的口粮。当时我家人口多,劳力少,只有父亲一个人干活维持家庭,所以生活更加困苦。于是,父亲白天给队里干活,黑夜便到深山里去刨镐头地种庄稼。在我的记忆里,镐头地里大多种的是黄豆和萝卜。

由于我从小很瘦弱,上学的时候身高才一米多一点,和同学们相比足足差一头。父母知道这是营养不良造成的,因此想了很多办法,比如全家都

省吃俭用让我吃饱;比如亲戚来了做一顿大米白面饭,也留给我一些吃。

村里的一位赤脚医生还给我父亲出了一个土办法,那就是每天上学的时候,给我炒一些黄豆让我当零食吃就能提高营养。父亲回到家,赶紧把这土办法告诉了母亲。母亲听了喜出望外,赶紧把给我做衣服的小花布剪下一片,做了这个小花布兜。

每天早晨,母亲都是很早起床,先做全家人的早饭,然后还要给我炒黄豆,去上学时便把炒黄豆倒入小花布兜里。

在学校里,上课是不允许吃零食的,我就利用课间时间“嘎嘣嘎嘣”地吃。同学们觉得很新鲜,因为他们的零食都是红薯干、水果干还有小饼干之类,见我炒的黄豆嚼得那样脆

香都很嘴馋,回家都要让母亲给炒黄豆当零食。

家里的黄豆毕竟只是镐头地种的那些,很少,只够我吃多半年的时间。母亲为了让我长高,便和邻居借一些。等到来年,母亲便和父亲商量好,全家人齐动员到山里刨镐头地。到了秋收季节,我家也能收获两三袋金灿灿的黄豆,这里凝结了父母和哥哥姐姐的辛勤汗水。

小学几年里,母亲给我的炒黄豆始终没有间断。直到上初中了,国家有了改革开放政策,百姓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,我的零食才开始发生变化。

母亲给我炒的黄豆,还有母亲给我制作的小花布兜,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文/李桂连